

程



原件短缺

卷9~15

晉唐叔世家第九

古史十六

唐叔虞者周武王之子而成王之弟也其母邑姜齊大夫之
之女也邑姜方娠武王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予之
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
之武王崩周公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予之
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予之戲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
封叔虞於唐分之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姑洗懷姓九宗
職官五正叔虞之封歲在大火闕伯之星實紀商人故晉
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唐叔卒子燮立因晉水改
號晉侯晉佐天子武侯寧族立武侯卒子成侯服人立成

侯卒子厲侯福立厲侯卒子靖侯宜曰立靖侯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娶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代條生太子命之曰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仇襲殺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東徙文侯與鄭武公迎立平王而安定之平王命文侯為諸侯伯賜之柎壘一鹵彤弓矢百盧弓矢百馬四匹作文侯之命三十五年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元年

晉始亂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曲沃桓叔靖侯之孫欒賈傳之是時桓叔年五十八矣好德而強晉人附焉師服曰晉以甸侯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七年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立是為曲沃莊伯十五年莊伯伐翼弒孝侯晉人立孝侯之弟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六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周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既而曲沃叛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先是為哀侯哀侯元年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鄂侯于隨納諸鄂故謂之鄂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八年文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啟曲沃伐翼九年曲

沃武公伐翼，翼哀侯于汾隰，夜獲之。及欒共叔，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曲沃武公誘而殺之。明年滅翼，又主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侯緡二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二十七年，曲沃滅晉。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武公穆公之曾孫也。自相叔之初封，至是六十七年而自武公之立，至是三十七年矣。卒，僕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患相莊之族，偪與士為謀去富子。七年，士為殺游氏之二子，八年盡殺游氏之族，城聚以處羣公子，圍而盡殺之。九年，虢人侵我，十年公將伐虢，士為曰：「虢公驕，若驟勝於我，必棄其民無民而後可伐也。」乃止。初，公取於賈，無士為於齊，善

秦穆夫人及太子生又取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娣生早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出群公子於外。十一年，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十六年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十七年，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若夫帥師征伐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不對而退太子將行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狐突等五人識公意勸太子行惟羊舌大夫不可曰違命不孝廢事不忠子其死之十九年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如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何益對曰宮之奇之爲人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昵之雖諫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從師且克荀息以兵會之滅夏陽而還二十二年公將立奚齊驪姬謂太子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

幽沃歸胙于公公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後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吾不忍也然則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二罪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遂縊而死姬復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十二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逾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公復使假道於虞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一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可毒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公遂伐虢滅之師還館于虞滅之二十二年公伐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乃奔梁二十六

年公疾病召荀息而屬之以奚齊問所以定之者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九月公卒里克平鄭將納三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十月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乃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初重耳之二也謀適齊楚狐偃曰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不如走狄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可以休憂乃之狄處一年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於狄乎冀芮曰彼出同走罪也且借出借入難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君老矣子往驪姬懼且必告悔乃之梁及里克既殺二子使屠岸夷召重耳重耳謀於狐偃偃曰堅樹在本始不固本終必搖落不哀喪也

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因亂以入則必喜亂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道守民重耳曰非喪誰繼非亂誰納偃曰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刻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故難重耳出見使者而辭之呂甥卻稱亦使蒲城午召夷吾曰子厚賂秦以求入吾王子夷吾謀於冀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子盍盡國以賂內外無愛虛以求入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乃告大夫請君子秦大夫許之使梁由靡告秦穆公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于狄且告將立之重耳辭曰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哭泣之位其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

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執紼退弔夷吾于梁如弔重耳夷
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執紼曰大夫里克
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
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且請入河外
列城五公子執紼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立重耳重耳仁再
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役
於利也執紼曰君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
乎若求置晉君以成名則不如置不仁可以進退穆公乃以
師會齊隰朋納夷吾于晉具爲惠公穆公問公孫枝曰夷
吾其定乎對曰維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思不克之謂也今其言

多忌克難哉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元年殺里克以弑君之
罪罪之使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丕鄭言於秦曰呂甥卻
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
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二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
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丕豹奔秦二年王使
召武公內史過來賜公命公受玉惰過曰晉侯必無後王
子帶召戎以伐京師師及秦師伐戎以救周四年晉荐饑
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我自雍及絳相繼五年冬秦饑使來
乞糴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
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如
勿三慶鄭曰君必悔是矣六年秦伯伐我公謂慶鄭曰寇

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
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
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
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
變將與人易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澗而止公號慶鄭
鄭不救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
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公以歸秦公子執繫請殺公公孫
枝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被
以成惡乃許晉平公使卻乞召呂甥甥教之朝國人而以
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十貳圍也衆皆
呂甥謀於衆請征繕以輔孺子衆說乃作州兵十月呂甥

會秦于王城秦伯問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公曰何故曰
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
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
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
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
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
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威此一役也秦可以伯納而不定
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其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公館
而饋之七牢十一月公歸自秦殺慶鄭而後入河東於秦
於是晉饑秦復餼焉公畏重耳使寺人披殺之於狄重
耳聞之去狄適齊八年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子自梁出也十年秦滅梁十三年子圉將逃歸欲與嬴氏行
嬴曰子晉太子而辱於此子歸宜矣然寡君使我侍執巾櫛
所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是棄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十四年惠公卒子懷公圍立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
無救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不召公命執之辭曰
二子事重耳有年矣臣若召之是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
以事君公命殺之明年秦伯以兵納重耳是為文公文公
之初亡年十有七矣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鱗胥臣皆賢
人也狄人伐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
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二年寺人披求殺之狐偃謀
曰始吾來此非以狄為榮將休以擇利也今既以可以行

秦有晉之妻也仲隱用皆死此亦欲得賢以自輔也

遂行是術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棄之

齊公子怒將鞭之狐偃曰天賜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

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居二年桓公卒孝公立齊不競從

者欲行謀於桑下嬖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勸公

子行不從姜與從者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狐偃及曹甬曼

公亦不禮焉僖負羈知其賢饋之以璧及宋宋襄公贈之

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餐之曰公

子若及晉國將何以報我對曰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皆君

有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必言之對曰若以君靈得反晉國

卒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

六虜秦鞅以與君周旋楚令尹成得臣畏其言大請殺之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蕭而寬忠而能
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六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
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疑之胥臣勸納之
問於狐偃偃曰將奪其國其妻何有乃取之他日秦伯享
公子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趙衰以公子降拜稽首時惠
公既卒矣明年正月秦伯以兵納公子二月晉人以兵禦之秦
伯使公子執紼如晉師晉師退辛丑狐偃盟秦晉之大夫丙午
公子入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使殺懷公子高粱呂卻畏偃將焚
宮以作亂寺人披知之請見公公讓不見披曰臣謂君之

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以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
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齊桓公置射鉤
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三月公
微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呂甥卻芮不獲公乃如
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公逆夫人以歸秦伯送衛兵三千以
備患公歸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與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
君在矣惠懷自棄於天天未絕晉非君誰立天實置之而
二子子以爲已功不亦誣乎遂逃與其母亡去皆隱而死公
求之不得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於是屬
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救乏振滯輕關易道通商寬
民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救乏振滯輕關易道通商寬
民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救乏振滯輕關易道通商寬

出產於愛親戚尊貴寵賞功勞事者老禮賓旅胥籍也
箕藥卻伯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首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人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是時
周有叔帶之亂王出居鄭仲舍難于秦晉二年秦伯軍于
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繼文之業
而信宜於諸侯今其時矣公從之辭秦師而以兵赴王三
月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叔
帶于溫殺之公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杜預曰隧王之葬禮也韋昭曰隧謂
六遂也七年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賜公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義為長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

出其民原亦不順伐之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民之寶也得原失信何
以庇民退一舍而原降使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三年宋人以其有德於我也叛楚從我楚使成得臣伐之
魯人以齊難故以楚師伐齊取穀楚使申公叔侯成之四
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使公孫固來告先軫曰報施救患
取威定伯於此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
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使卻
穀將中軍卻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
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驪為右五年將伐曹假道於衛
衛不聽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卻穀卒使先軫將中

臣佐下軍衛侯出居襄牛師遂入曹令無入僖負馱
之宮魏鱣顛頡違命執僖負馱氏將誅二子公材魏鱣
而免之殺顛頡以徇于軍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復使門
尹般告急公曰我欲伐楚矣而齊秦未可奈何先軫曰使
宋厚賂齊秦籍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則齊秦欲戰矣公從之楚子入
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
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
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大之所置其可廢乎得臣不
聽而使請戰楚子怒之而不能禁得臣使宛春來告曰請
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吾取一

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玉與之無一言而定三國我
言而亡之若不許楚是棄宋也楚有三施我有三怨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公說拘宛
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歸于楚得臣怒從晉師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狐偃曰師直
為壯曲為老豈在父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
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
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退三舍楚眾欲止得臣不可四月師及宋師齊師秦師次
于城濮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公登有莘之墟以觀之曰
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及楚師戰楚師敗績楚殺得臣於

是鄭作請成衛侯出奔楚王親勞師作王宮于踐土五年
獻楚俘于王鄭伯傅王如平王享文侯之禮王命尹氏王
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公為侯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
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衛侯復歸于衛城濮之戰中軍風于
澤亡大旆之左旃司馬殺祁瞞以徇于諸侯使茅萇代之
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七月振旅愷以入獻俘
授馘飲至大賞殺舟之僑以徇于國三罪而民服公始入
而教民二年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
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狐偃曰民未知信未
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公曰可
矣狐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兵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

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一戰遂伯諸侯公將以
諸侯朝王而不敢合諸侯於周冬會于溫召王以諸侯見
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
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而歸之京師遂以諸侯圍許歸曹
伯于曹七年公及秦伯圍鄭以討其無禮我軍函陵秦軍
汜南鄭伯使燭之武夜見秦伯秦伯私與鄭盟而還狐偃
請擊之公止之亦歸八年蒐于清源作五軍以禦狄趙衰
始為卿九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冬秦伯使孟明西乞白
乙帥師襲鄭鄭人知之不克元年秦師滅滑而還先軫曰
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子墨衰經與姜戎敗秦
師設獲其三帥文嬴請而歸之先軫怒使陽處父追之

不之孟明歸秦伯哭以逆師曰非三子之罪也復用之
狄伐我公禦之于箕先軫死之卻缺獲白狄子卻缺者卻
芮之子也以父故廢耕於野其妻盭之敬相待如賓胥臣
見而賢之言於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以三命命先且
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爲
卿復與之冀衛成公不朝二年將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
也請君朝王臣從師五月圍戚取之衛孔達伐我三年秦
使孟明來伐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
修國政重施於民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必將辟
之懼而修德不可當也六月十穀會諸侯于垂隴將討衛
衛執孔達以說之先且居以請侯之師伐秦取汪及彭衙四

年秦伯來伐取土官及郊我師不出封穀尸而還五年
伐秦圍邠新城六年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死七年
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故事
衰且謂盾能請改蒐而易中軍從之於是趙盾爲政晉
以治八月襄公卒太子少諸大夫謀立長君趙盾使先
士會逆公子雍于秦狐射姑亦使逆公子樂于陳趙盾使
殺樂于郟射姑自知無援且怨陽處父使續鞠居殺之而
出奔狄秦康公以兵送公子雍太子之母穆嬴日抱太子
以啼于朝諸大夫患之明年春乃立太子夷臯是爲靈公
而以兵禦秦師敗之先蔑士會皆奔秦八月趙盾盟諸侯
于危郟缺言於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產矣

以歸之叛而不伐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盾說二公
使解揚反衛之侵地諸侯是以睦於晉夷之蒐襄公將登
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
不可廢也先克奪蒯得田故五人作亂三年使賊殺先克
既而五人皆誅死秦晉歲相侵伐六年冬趙盾禦秦師于
河曲上軍佐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秦伯欲戰問於士會會知駢之謀曰趙有側室曰穿弱而
好勇史駢之佐上軍穿不喜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
掩晉上軍我師不動穿果追之盾曰秦獲穿矣乃皆出戰
交綏奈師將遁使來請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
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不順師無功而還七

年六卿相見於諸浮趙盾言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至矣奈何荀林父請復賈季卻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乃使魏壽餘偽
以魏叛以誘士會秦伯師於河西壽餘請使東人之在秦
者先與魏人言秦伯使士會會既濟魏人譟而歸邾文公
卒其子纘且齊出也捷菑晉出也邾人立纘且捷菑來奔
八年六月趙盾盟諸侯于新城謀立捷菑七月盾以諸侯
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纘且長盾曰辭
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九年十一月公
會諸侯于扈將伐齊齊人納賂以免十年宋人弑其君杵
臼二十一年春荀林父及諸侯之大夫伐宋六月公會諸侯

扈平言宋不克十三年夏討河曲之不用命者放及甲
衛而免趙穿齊宋既以賂免鄭穆公曰晉不足與矣故鄭
人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也楚人不禮於陳故陳靈公受
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趙盾帥師救陳宋楚囚解揚
乃還冬趙穿侵崇將以求成于秦秦不與成時靈公侈虐
趙盾諫不聽故不競于秦楚十四年春秦師伐我趙盾以
諸侯之師禦之遂侵鄭楚使鬬椒救鄭趙盾避之而還靈
公益肆彈人于臺上而觀其避丸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
趙盾與士會皆諫猶不改盾驟諫公患之將殺盾盾得脫
去遂出奔趙穿弒靈公於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
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盾曰非我也史曰子為正卿

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詭盾不能答子子蓋善之也

盾使趙穿逆文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驪姬之亂

註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始以卿之適子為

公族餘子為餘子庶子為公行四年赤狄伐我公欲伐之荀

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乃可殪也乃止七年公會諸

侯于扈楚莊王方強陳侯畏楚不會使荀林父伐陳公卒

于扈師還子景公孺立楚子伐鄭卻缺救之鄭伯敗楚師

懼而及楚平元年會諸侯之師伐鄭二年公會狄于攢函

始服眾狄三年楚子入鄭荀林父帥六卿救之及河聞鄭

既及楚平林父欲還諸將畏楚皆不欲戰先穀不可曰成

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林父不能禁而

遂滅其子欲還嬖人伍參知先穀不順勸戰使來不成立
使致師以疑之諸將不一戰于邲我師敗績楚囚知瑩以
歸師還林父請死公將許之士渥濁曰城濮之役晉入楚
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或問之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曰莫
余毒也已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
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公從之使復其位先穀不
得志於邲將以赤狄爲亂四年秋赤狄侵我及清冬討
穀殺之盡滅其族五年公伐鄭荀林父曰示之以整使謀而
來乃蕪而還六年楚子圍宋宋來告急公將救之伯宗曰
之方授楚未可與爭乃使解揚給宋曰無降楚楚人得之

賂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遂致君命楚將殺之揚不
屈乃舍之六月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來伐
公治兵于稷以略狄土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
公歸賞林父以狄臣千室亦賞士渥濁以瓜衍之縣以其諫
殺林父也七年春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公
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
逃歸于秦冬使士會聘于王王享之穀烝會私問焉王聞
之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
燕王室之禮也會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八年卻
克聘于齊齊頃公帷婦人觀而笑之卻克怒歸請伐齊公
弗許六月公會諸侯盟于斷道齊侯使高固晏弱來朝

郭偃會高固逃歸遂執三子師還士會將老謂其子燮曰
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今郤子有憾於齊吾
懼其易之也乃請老郤克為政九年公伐齊齊以公子彊
為質而還魯人將以楚師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十年
齊敗衛師魯衛使來請救皆主郤克公命克以八百乘赴
之六月癸酉及齊侯戰于鞏郤克傷于矢流血及覆告其
御解張曰余病矣張為之并轡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
遂濟師二周華不注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將止之其右
子父與君易位以免齊侯使國佐如師賂以紀甌豆饗
之魯之侵地乃盟而還楚人大興師侵衛及魯楚公令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我畏其眾不敢爭楚師之出

也使申公巫臣聘于齊巫臣以夏姬來奔以為邢大夫十二
年公會諸侯伐鄭十二月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朝韓穿荀
驥趙旃皆為卿十三年鄭伯伐許欒書將中軍伐鄭以救
許趙朔娶于公朔死趙嬰通于姬氏十四年趙同趙括逐
嬰嬰奔齊十二月公會諸侯于蟲牢鄭人來服宋人不會
十五年三月侵宋四月遷于絳冬楚人侵鄭欒書帥師救
鄭遇於繞角楚師還師遂侵蔡楚人以新息之師救蔡諸
將皆欲戰荀首士燮韓厥不欲曰吾來救鄭而遂伐蔡既
遷戮矣若又怒楚戰必不克欒書從之乃還十六年秋楚
師伐鄭公會諸侯救鄭八月盟于馬陵鄭人囚楚鄖公鍾
儀以獻巫臣請使於吳許之於是吳晉始通十七年春

魯歸齊汶陽之田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趙莊
姬以趙嬰之亡也怨同括言於公曰同括將為亂欒郤當
之六月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
歇言於公而復之以歸汶陽之田諸侯二於我十八年正月
公會諸侯盟于蒲二月鄭伯受盟于楚七月鄭伯來朝執
之欒書伐鄭歸鍾儀於楚以求成十二月楚公子辰來聘
十九年使糴茂如楚四月鄭人立君乃歸鄭伯公有疾五
月立太子州蒲為君以會諸侯伐鄭是為厲公六月景公
卒厲公元年卻至與周爭鄆田王使劉康公單襄公訟之
公命卻至歸田於周冬公會秦伯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
便史顯盟公于河東公使卻驪盟秦伯于河西二年宋華

元合晉楚之成五月士燮盟楚公子罷于宋卻至聘于楚
楚子享之公子側相言及於戰知成之不能固也冬楚公子罷
來盟秦桓公既盟於河上歸而背之召狄與楚以伐我三年
夏公朝于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
公卒于師曹公子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五年三月公會
諸侯于戚執曹伯歸于京師六月楚子伐鄭取離石欒書
欲報楚韓厥曰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三郤害伯
宗諸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十一月始會吳于鍾
離六年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人叛我公方無道
而三郤驕侈謀欲伐楚士燮畏其成功也言於公欲釋楚以
為外懼欒書不可遂興師六月晉楚遇於鄆陵甲午晦定

晨歷晉軍而陳欒書請固壘以待之卻至曰楚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我必克之遂戰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鄭師皆敗楚師宵遁楚殺其將側鄢之戰魯人以僑如之難不及執其大夫季孫行父七年春鄭公子駢侵我夏公及諸侯伐鄭盟于柯陵士燮知國將有亂使其祝宗祈死因自殺冬公復會諸侯伐鄭歸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外嬖胥童夷陽五長魚矯與三卻有怨欒書惡卻至不從已而敗楚師也亦欲廢之乃使楚囚告公曰此役也卻至實召寡君將奉孫周以事楚公告欒書書曰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覘之信遂怨卻至公田卻至奉

詩人張孟奪之至射而殺之公曰予于欺余將如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而多怨公曰然卻氏之卻錡欲公卻至曰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爾吾待命而已十二月初殺卻錡卻犇卻至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皆再拜稽首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而殺胥童八年正月書偃使程滑弒公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乘使荀瑩士魴逆孫周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者襄公之曾孫也其大父曰桓叔捷其父曰惠叔談悼公二十二年十四矣大夫逆于清原公曰孤始願不及此雖然

此天命也抑人之求君使出命耳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所福也於是逐不臣者二人修舊功施德惠選用賢俊國人皆喜魯侯來朝待之以禮魯侯歸以告祀伯祀伯亦來且請為昏楚人納魚石于彭城宋人伐之冬楚公子嬰齊救彭城宋使華元來言于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強自宋始矣公師于口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十二月遂會諸侯于虛村元年春欒黶以諸侯之師圍彭城降之夏欒以謀鄭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偪鄭荀瑩善之云

定乃成三年祁奚請老公問誰可繼者稱解狐其辭曰是之而卒又問之稱其子午於是羊舌職死奚復稱也子赤公從之以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以鄭服也月公會諸侯于雞澤陳人患楚使索僑如會公使諸大夫盟之公弟楊干亂行於曲梁司馬魏絳戮其僕以怒將殺絳絳辭請死公謝而止之以佐新軍四年無終子趙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將拒之絳曰諸侯新伐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得戎去乃不可乎公說使魏絳和諸戎五年秋公及諸侯會于戚冬楚師伐陳公會諸侯救陳七年冬楚師圍陳

公會諸侯救陳陳人畏楚陳侯逃歸八年夏鄭人
故侵蔡獲蔡公子燹五月公會諸侯之大夫于邢丘
聘之數以實諸侯冬楚師伐鄭鄭及楚平九年秋秦
以我楚子出師於武城以爲秦援饑不能應冬公會諸
侯鄭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
荀瑩曰與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
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
盟鄭言不順荀瑩曰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
平既盟復以諸侯伐之而還公歸謀所以息民者魏絳
言節用從之期年國乃有節十年春公及諸侯會吳
荀偃士匄請伐偃陽以討宋向戌遂滅之向戌請不

敢受乃以畀宋公六月荀瑩伐秦秋公會諸侯伐鄭
虎牢鄭人來平楚公子貞救鄭荀瑩欲還變厭麇欲戰師
進十一月與楚人夾潁而軍鄭人竊與楚平欒黶欲伐鄭
荀瑩曰我若伐鄭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不如致怨
而還遂侵鄭而歸楚師亦歸十一年夏公及諸侯伐鄭七
月及鄭人盟于亳楚子秦師侵鄭鄭復從之九月諸侯悉
師以復伐鄭鄭人告絕于楚十二月會于蕭魚鄭人以兵
車鐘磬女樂爲賂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我和諸戎
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之魏絳辭讓而受秦師伐我士魴禦之于櫟少秦
師而弗設備我師敗績十三年荀瑩士魴卒公蒐于繇上

將使士匄將中軍匄以讓荀偃於是韓起讓趙武樂厲諍
韓起國人相勸以睦十四年春士匄及諸侯之大夫會吳于
向爲吳謀楚匄以吳之伐楚喪也辭之夏公以諸侯之師伐
秦六卿以師進公待于竟師至于棫林秦人不服荀偃令
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厲疾其專也
曰余馬首欲東乃歸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厲之弟鍼謂士匄之子鞅曰此役也將以報櫟
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與鞅馳秦師死之厲怒逐鞅
鞅奔秦衛人出其君術冬士匄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定衛
假羽毛於齊而不歸諸侯始貳十五年邾人莒人侵魯公
將爲會而討之有疾不克十一月悼公卒于平公彪立逾

月而葬元年正月改服修宮烝于曲沃三月會諸侯于溴
梁執莒子邾子公與諸侯燕于温令諸大夫歌詩必類齊
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齊有異志矣將盟高厚高厚逃
歸五月荀偃以諸侯之師伐許及楚師戰于湛阪楚師敗
績齊數伐魯魯使叔孫豹來告二年十月公會諸侯伐齊
齊侯禦于平陰不勝而走遂圍齊侵及濰沂楚人閒齊之
隙以侵鄭不克四年正月盟諸侯于祝柯執邾子而歸七
月齊侯卒士匄帥師侵齊聞喪而還五年六月公及諸侯
盟于澶淵及齊平樂厲娶於范氏厲死其妻與州賔通其
子盈患之樂祁懼愬于士匄曰盈將爲亂盈好施多士士
匄畏之六年使城著而逐之盈出奔楚匄盡殺其黨冬公

會諸侯于商任以錮欒氏七年盈自楚適齊冬公會諸侯
于小隨復錮欒氏八年我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來
媵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師曲沃之甲以
晝入絳魏氏將助之士甸奉公以如固宮使其子鞅劫魏
舒載以之公欒盈戰不勝奔曲沃國人圍之秋齊侯因欒氏
之難以伐我入孟門登太行以報平陰之役趙勝追之獲
安麓冬殺欒盈九年秋公會諸侯于夷儀將伐齊水不
冬楚子伐鄭諸侯救鄭而還秦晉爲成韓起如秦泣盟公
使程鄭使佐下軍十年夏公會諸侯于夷儀將討齊齊
使莊公以說八月盟于重丘而還納衛侯衍于夷儀趙
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十一年春秦伯使其弟

來奔以兵戍茅氏衛
殖綽伐茅氏殺戍者六月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以
討衛執衛侯及其大夫甯喜齊侯帥伯來朝皆爲衛請十
二月衛人歸衛姬乃釋衛侯初齊烏餘以廩丘來奔襲衛
羊角魯高魚取之士甸卒莫能治也趙武言於公請歸之
十二年春執烏餘而反其侵地諸侯皆服宋向戌善於趙
武又善於楚令尹屈建來告我求弭諸侯之兵武謀於諸
大夫韓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六畜也將或
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
失爲盟主矣遂許之宋人以告楚齊秦皆許之遂告小國
爲會於宋七月趙武及諸侯大夫甲至使晉楚之從得之

相見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武患之以羊舌肸肸曰疋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且以弭兵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及盟晉楚爭先肸又謂趙武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及孔子作春秋書先晉從其素也十三年夏齊侯陳侯比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皆來朝十四年六月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成杞平公杞出也以故石杞諸侯不說吳季札來聘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十五年宋災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以謀調宋不克十七年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號楚令尹圍請以宋之書加于

牲上讀書而不敵血許之夏首吳伐齊狄于太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毀車爲行從之大敗狄人十二月趙武死韓起爲政十二年韓須如齊逆女至而有寵謂之少齊少齊死魯侯來弔公辭焉諸侯之大夫來送葬十九年齊侯使晏嬰來請繼室許之羊舌肸見晏子而問齊故嬰曰齊其爲陳氏矣肸曰然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敝罷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藥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二十年楚靈王將合諸侯使椒舉來請公欲勿許司馬侯曰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

厚其去焉而降之罰不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
惟天所相不可與爭乃許之椒舉遂請昏而還二十一年
楚使令尹子蕩來逆女韓起送女羊舌肸為介公送之
于邢丘至楚楚人弗逆楚子朝而訪其大夫將以起為隳
以肸為司官大夫莫對遠啓強諫乃止二十二年楚公子棄
薳來聘公欲勿逆以報羊舌肸諫乃逆之二十三年衛襄
公卒使范鞅弔且反戚田二十四年石言于魏榆成虎祁之
宮諸侯皆賀十月楚師滅陳不救二十五年閻嘉與周
人爭閻田梁丙張越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來讓公使趙
成如周致閻田且反潁俘荀盈死公將廢知氏而立其外
嬖盈米葬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越入請佐尊者許之遂

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
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
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
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
吾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
之罪也公說徹酒使荀躒佐下軍以說二十六年七月平
公卒子昭公夷立楚子誘蔡侯般殺之秋韓起會諸侯之
大夫于厥憇謀救蔡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楚遂滅蔡
二十一年春齊侯魯侯衛侯鄭伯來朝公以魯之侵莒也不見
魯侯公及齊侯宴中行吳相投壺吳曰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中之齊侯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大夫曰齊君
弱吾君歸不來矣不樂而罷八月荀吳假道於鮮虞以滅
肥冬伐鮮虞初諸侯朝于虎祁而歸皆有貳心三年將爲
莒討魯羊舌肸曰諸侯不可不示威乃並徵會秋公會諸
侯于平丘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肸詰之乃從肸曰諸侯
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
旆之諸侯畏之甲戌盟于平丘辭魯侯而執其大夫季孫
意如以歸五年秋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降弗
許左右曰弗勞而獲城何故不爲吳曰吾聞之叔向好惡
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
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使鼓人殺叛人而

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
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
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六年八月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元
年秋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五年宋華氏向氏爲亂荀吳
及諸侯之大夫救宋六年周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冬籍談
荀躒帥師納王于王城七年春魯八敗邾師于離姑邾人
來愬爲邾執魯行人叔孫婁八年二月公使士景伯涖問
周衆衆不與子朝乃辭其使六月伯來朝謀王室之難
乃徵會於諸侯九年春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令輸
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秋魯伐山奔齊十年秋知樂

趙鞅師歸納王十一年秋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令成
周且謀魯故宋衛皆利納魯侯士鞅取貨於季孫不果納
冬籍秦致戍于周十二年魯侯自齊來寓于乾侯祁盈之
臣祁勝與鄔臧通室盈執之祁勝賂荀躒躒為之言於公
殺祁盈及揚食我而滅其族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元年公將以師納魯侯范鞅陰右季孫不克二年魏舒
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三年春城成周
京師幾不受功執之于京師晉曰平公失政政在趙武趙
武躬率忠信糾合諸侯以寧諸夏晉國賴之自武死君臣
衰侈不在諸侯三十餘年一會於厥勅將救蔡蔡而不克一
會於平丘以兵脅齊魯而盟之惟黃父狄泉之會能行王

室之患然六卿侈富剪滅舊族而益樹黨晉內失其民而
外失諸侯三晉之兆成矣五年鮮虞敗我師于平中初蔡侯
如楚楚人止之三年怨其令尹囊瓦歸而來朝以其子元
與大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六年春公會諸侯于召陵將
為蔡伐楚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而止諸侯不悅復假羽
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布以會諸侯益惡之秋士鞅及
衛孔圉伐鮮虞八年宋使樂祁來聘趙鞅逆而飲之酒獻
揚楯六十范鞅疾之譖而執之九年秋齊衛鄭同盟以叛
我十年趙鞅言樂祁而歸之祁立止其尸以求成于宋夏會
伐魯士鞅荀寅救之還盟衛侯于鄆澤使涉佗成何辱之
衛侯怒請改盟衛弗許十一年齊侯伐夷儀我師敗之

二年夏趙鞅帥師圍衛執涉佗以求成衛人不許殺涉
成何奔燕冬齊侯魯侯盟于黃魯人始叛十五年春齊侯
衛侯伐河內趙鞅殺邯鄲午趙穆涉賓以邯鄲叛荀寅北
吉射午之姻也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荀
韓不信魏曼多惡二子將逐之言於公曰君命大臣
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以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二月三子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
氏為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日于公宮十六年圍朝歌齊
宋公魯侯衛侯會于洮謀救范中行氏既而范中行自
歌奔邯鄲自邯鄲奔鮮虞鮮虞奔柏人趙鞅輒伐之齊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二十二年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荀林父之弟荀首父為中行氏首為

氏林父之後既絕而首之後益後

自是趙鞅魏曼多連歲伐齊衛三十年

夏公會魯侯吳子于黃池吳人爭曰及時越入吳吳不能待

乃先晉

史記吳世家黃池之會先晉晉趙世家黃池之會先吳外傳亦曰先吳今以左傳為信三十

三年衛世子蒯瞶自戚入衛三十四年趙鞅以衛君之不

朝也帥師圍之齊國觀陳瓘救衛乃還十月復伐衛出其

君立般師而還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三年六月

荀瑤帥師伐齊大敗齊師獲顏庚四年公及魯臧石伐齊

取廩丘七年荀瑤伐鄭齊田恒救鄭瑤畏之而還使謂恒

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奈何救之恒

怒曰多陸人言豈不在智伯其死乎十七年晉氏與韓

魏趙分范中行地以與已邑。齊魯伐四子四子
懼反攻公公奔齊道死知瑤之孫。魯孫驕是為哀公哀
公大父雍昭公少子也。瑤為室。子生忌忌善於瑤早
死瑤欲并晉而未敢故立其子晉。之政皆決於知氏瑤
惡趙無恤四年與韓魏攻趙氏於晉陽晉陽將下韓魏畏
瑤之無狀也反與趙氏攻瑤殺之而并其地初知甲欲以
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甲曰宵也很果曰宵之很在面
瑤之很在心若立瑤知宗必滅弗聽果別族為輔氏及知氏
滅而晉益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幽公立獨有絳曲沃餘
皆入韓趙魏十八年公瑤於國中夜出盜殺之魏文侯
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天子

命韓魏趙皆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何立十七
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
晉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蘇子曰晉文公辟麗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
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
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
外而里不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
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
伯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
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
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也雖未足而待其自至

則庶幾三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
齊相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
悼公之復伯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
卒以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
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
楚惟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
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穀而瑩將為林父如瑩
可謂知兵矣

晉唐叔世家第九

